

一个
人
能
看
见
太
多
的
东
西
，
可
永
远
看
不
见
的
，
是
自
己
的
那
颗

此
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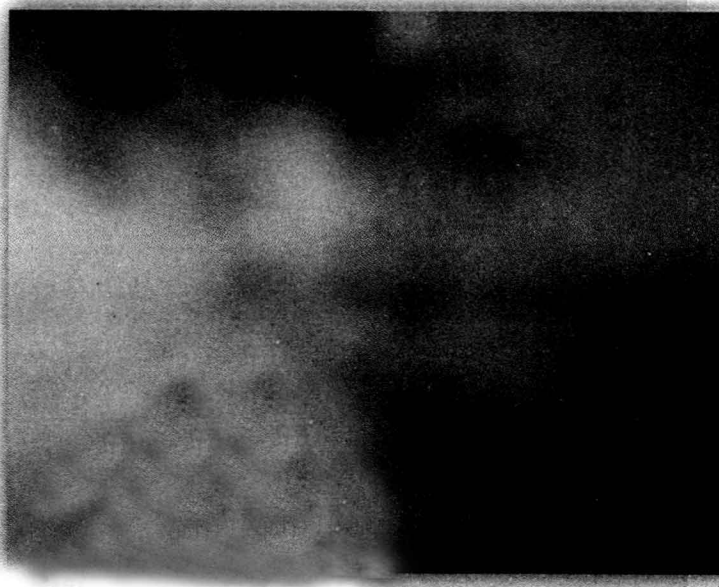
孙天胜 著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不
关
风
与
月

此爱不关风与月

孙天胜 著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爱不关风与月/孙天胜著. —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7.11
ISBN 978-7-207-07558-1

I. 此... II. 孙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76509 号

责任编辑:冯海燕

装帧设计:赵 澳

此爱不关风与月

孙天胜 著

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
邮 编 150008

网 址 www.longpress.com E-mail hljrmcbs@yeah.net

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·印张 12

字 数 290 千字

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07-07558-1/I·1008

定价:25.00 元

(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,印刷厂负责调换)

序



人到中年的时候往往喜欢回首往事，莫名地生出些许感慨。有个诗人说：中年，人生的秋天，我的收成只有坎坷和芜蔓。青春已随雁阵款款远飞，臂力已消退于青筋虬盘的图案……我写不出如此美丽的诗篇，但我与他有着同样的浩叹：青春已远，红唇已淡，“秋心为愁”也就理所当然。但是，那曾经的岁月呢？那曾经的悲欣忧喜呢？翻开历史的记忆，我打量着你，就像在捡拾儿时的脚印。

依当今世俗的职业分类，我也算是个“专业人士”了。在如今的中国，专业人士意味着要有自己固定的专业，同时也几乎意味着终日在专业的圈子里打转，而极少有工夫推开窗子，看看人家园子里的风景。依此标准反现自身，可以说我又不是一个专业人士，因为我一生都不愿束缚在专业的牢笼里，而是时常打开窗子，看看人家那片“中



文”的园子不错，嫩草如碧，鲜花飘香，垂涎之余，自个淘换来种子，也育了两畦菜苗。

前些年读到从台湾到美国奋斗的陈之藩先生的文字，顿时五体投地。后来知道，陈先生不单是专业人士，而且已经是他那个领域里的知名专家了。可是你看他那文字，什么叫“大家风范？”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——没有什么能比此言更准确地表达我的心情的了。

对文字的挚爱似乎是我的宿命。从小学到中学，从当学生到做教师，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那魔咒般的文字。大学没有读上中文专业，至今心头还隐隐作痛。组织上的“乱点鸳鸯”让我一生的梦想都与中文无缘。可是，虽然我不得不在地质地貌水文土壤气候植被中翻来滚去，但一颗心，私下里还深爱着中文，白天无暇晚上爱，上班不能下班爱，忙时不行闲时爱。爱是没有理由的，正如一首歌里所唱的：“因为爱，所以爱！”爱得就像尾生等他心爱的女人，在大水将至的那个桥下头，即便被大水淹没了也无怨无悔。

于是，我便成了漂泊在纸上的野生动物。

“衣上征尘杂酒痕，远游无处不销魂。”在这条细雨骑驴的不归路上，散文随笔，“我不要山盟海誓的约定，我只愿生生死死的轮回里有你！”唯愿时时有山花野花在道边摇曳，与我相会在渐行渐远的歧路上。

写于2007年7月3日



目 录

序 001

心灵漂泊(001)

漂泊在纸上(004)

那一片山水 007

微山湖上风光正好(009) → 青岛的路(012) → 遥远的前掌大(014) → 寻梦
开封(018) → 黄果树瀑布(023) → 大运河边台儿庄(026) → 初上琅琊台
(029) → 扬州的明月(034) → 魂系迷魂村(038) → 彭城人的诗意栖居(041)
→ 季鹰归未(044) → 迷人的小岛(048) → 凄婉的玉龙雪山(050) → 青藏高原
(052) → 北大荒, 让它荒(054) → 忧思巴马(056) → 乞力马扎罗的雪
(058) → 水载兴衰河姆渡(060) → 绿岛(062) → 京九感怀(064) → 黄沙远上
白云间(066) → 江南的树(068) → 已无诗意在江南(071) → 梦里千灯(074)

行走江湖 077

文学与旅游(079) → 书生与旅次(082) → 自然的生命(084) → 美丽的地质
遗产(086) → 风水: 一个欲说还休的话题(088) → 家在青山绿水间(094) →



我们如何去旅游(096)→图里乾坤(098)→厕所哪里去了?(101)→旅游地图的生命(103)→旅游点上的图和书(106)→此爱不关风与月(109)→出门(112)

心安何处

117

换个角度看腐败(119)→如果少一些小(122)→上海的?好!(124)→客套的枣庄人(127)→赶时髦的枣庄人(130)→枣庄人的经商意识(134)→俄罗斯望远镜(136)→多少旁人冷眼看(138)→有思想 没思想(141)→住在河曲的智叟(144)→“侮人不倦”的老师(147)→生命是一张美丽的网(150)→拾粪生涯(155)→读雪(160)→生命因休闲而精彩(162)→永远的梁祝 永远的蝴蝶(164)→青山屡嘉招 白首难复约(167)→适度消费论(170)→黄粱梦中日本人(172)→何时忘却营营(174)→年啊年(176)→拔罐的哲学(177)→小地方的悲哀(180)→招什么鸟商(183)→且留下那枚月亮(185)→夜空的诗意(189)→迁徙的美丽与忧伤(192)→秋天的记忆(195)→寄兰陵(199)→梦的迷蒙(200)

感念苍生

201

奶牛的生命(203)→遗恨海源阁(206)→明月几时有(211)→鸟声中的春梦(213)→为无告的山羊(215)→梦断太平洋(217)→狐远狐近(219)→逝者如斯夫(222)→幸福在百分之几里?(225)→园林里的真精神(228)→麻雀归来兮(231)→世间书与山中树(233)→投箸不能食 四顾何茫然(235)→绿满天涯(238)→千年等一回(240)→两山排闥送青来(242)→为什么素食(244)→遗产何日不遗憾(246)→谁是我们的朋友(248)→流失的文明(250)→又闻神农尝百草(252)→我拿什么来保护你,野生动物(254)→绿色怎能是招牌(257)→音乐与芦苇(258)→你从哪里来,身边的



“非典”(259)→《水浒传》与环境变迁(261)

寒夜炉火 ■ 263

永远的故乡(265)→鲁祥素描(268)→王君外传(271)→王小波去世五周年祭(276)→苏东坡的人生驿站(279)→山民这个人(283)→兄弟(286)

小舟从此逝 ■ 291

海恋(293)→牵挂(296)→渴望回归(297)→信息时代的爱情(299)→友人在远(301)→孤独的旅客(303)→看窗外残冬已去(305)→惟别而已(307)→留住青春容颜(310)→过年的感觉(312)→雨恋(315)

歪理邪说 ■ 317

呼唤文采(319)→趣读刊名(321)→作家与 WTO(325)→监考忧伤(328)→学术应当腐败论(331)→我有一个美丽的愿望(334)→等长大了,我们都嫁给您(337)→人生的局限(340)→书声与蛙声(343)→中国,最缺的是冯宜全这样的人(346)→想起花木兰(349)→作者,请留下你的地址(351)→长不大的民族(353)→索道给了我们什么(355)

雾里看花 ■ 357

兰陵王氏家乘序(359)→《田兵传》后记(361)→问世间 情为何物(363)→认识人类生存的家园(365)→王善庆的葫芦(371)→让传统走进现代(373)→在历史与文化的峰影波谷中穿行(376)→益世济人兴味长(380)→关注另一片星空(382)→泰山游记中的杰出篇章(385)

跋 ■ 388



心灵漂泊

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这枯燥的生活,从每天凌晨的定时起床,到两天一次的“提篮小买”,都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。

生命为什么要存在这世上?究竟什么样的日子才值得我们一过?我不知道别人一辈子想过它几次,反正对于我,有时一天都会在这样的问号中盘桓。

我曾经十分认真地想过这样一个问题,自从宇宙大爆炸之后(当然这是以目前通行的西人学说为准),时空是无限的。在这无限的时空中,人生的渺小宛如尘埃一粒。即便你能长命百岁,不过就是三万六千五百天,一天二十四小时,真的是转瞬即逝。小时候读古文,见古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,当时是老大的迷惑:怎么可能呢?那时候看天上的太阳,总也落不下,让我无法尽情去耍玩夜色中捉迷藏的游戏。现在好了,我早已对捉迷藏丧失了童稚的兴趣,可日升月落却如车轮般地快捷。

人生真的很快,快得让你眨不了几次眼睛,穿不了几双拖鞋。面



对这转眼就不见了的那一刻，我们究竟该怎样地来活？当然，有人是不考虑这个问题的，生下来的目标就是赚钱，白天赚，夜里赚，一直赚到三生三世都用不完。也有人是理会这个问题的，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游戏，游戏生命，游戏人生，一直游戏到另一个世界。

然而，我却是他们中的异类。“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渴望四处漂泊。”不知道这歌词是谁写的，我真想与他携手同行。平凡的日子实在没劲，它让人迟钝，让人愚昧，让人不解人生的三昧，只如一只茫然转动的轮子，而生命，这鲜活的、跳动的、如花似玉般的生命，怎么可以那样去挨过？

生命的超越，说来是个高深的哲学问题，其实不然。超越之路往往就在你的身边，你的脚下，只是你没有那颗敏感的心，缺乏那种睥睨一切的高远情怀，而对于那如云烟过眼的俗世的功利，又老大地舍不得。

活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，其实真的不需要什么红尘之物。王士性云：沙上鸥凫，林间麋鹿，至足伴也。金圣叹说，一个人走出门去，只需要带两样东西：胸中一副别才，眉下一双慧眼。如此而已。

为了晋职称，要准备外语考试，在人事部门给定的课文里，有一篇让我神魂俱动，一时间竟忘了学习的“终极意义”。那篇课文说的是一名宇航员从太空看地球的感受，“地球像圣诞树上的一只装饰球，悬挂在漆黑的太空中。当我们离地球越来越远时，它就变得越来越小，最后缩成一颗你能想象出的玻璃弹子那么小。这个美丽、温暖而又充满生机的天体，看上去是如此地娇嫩脆弱，似乎你若用手指弹一下它就会变成碎片。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改变一个人，使他感谢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爱。”“地球很小，呈淡蓝色，孤独得令人伤感……”读至此，只觉得一颗心在太空飘浮，宛如那悬在无尽夜空中的地球，伤感得让一切生命欲哭无泪；又觉得一颗心顿时变得很大，包容了世界，包容了万有，一时与天地浑然一体……

一个人能看见太多的东西，可永远看不见的，是自己的那颗心。



说到底,人与人之间的差异,也就是各人把心放在哪里的问题。有的人一生都觉得很满足,因为他把心寄在了他坐标的原点;有的人一颗心永远都在漂泊,因为在他生命的坐标系上,画着谁也看不懂的离奇的曲线。

留恋与割舍,永远是尘世间一对分不开的矛盾。要紧的是,你对尘世有几分的情?而对天国又有几分的向往?

1999. 10. 27



漂泊在纸上

近两年,我成了一种漂泊在纸上的野生动物:备课写讲义,下课品闲书,兴之所至,信笔涂鸦,用的则是各式各样的稿纸。

漂泊在纸上,这感觉真好。哪怕窗外风声凄清,雨声淅沥,都不影响你那份出世的心情。也即是胸中的阴晴不同于自然的阴晴。当你神游八极之时,也许宇宙的膨胀不再继续,也许地质史上的冰河时代已悄然降临,但你早已浑然不觉,如入忘我之境。

漂泊在纸上,我有自己的出没路径。这种行为方式,或可名之曰总是在散文、论文、杂文间徘徊。一行复一行的脚印,似大雪天后,可爱的狐狸出外觅食时所留下:那份捉摸不定、那份犹疑不决、那份彷徨四顾,大概只有狐狸自己才能说个清楚。我不能不写论文,那是我的谋生之路、立身之本,那是我的宿命。身在高校,总要评职称,写论文宛如一心想把这饭碗端得结实些,以便让好心人朝里多夹上两块肥肉(瘦肉?),以便外出开会填表时头顶能有一圈隐约可见的光环。我还不能不写散文,我有一颗脆弱的心,大自然的风霜雨露,人世间的冷暖阴晴,时刻在触动着心灵深处,那里有一根敏感的神经。台灯



下,当一页稿纸铺开,自来水笔的笔筒拧下的时候,那份墨水对白纸的诉说,宛如亲密情人间的私语,让人体悟到天地的宁静与温馨,使我如醉如痴……有的人可以终身沉浸在这温馨里,可我却不能,杂文犹如跳荡的火焰,时刻在引诱着寒冬里的我,忍不住去欣赏,去触摸,哪怕被火焰舔了一下,也有一种极富刺激的愉悦。我不敢说我的心太善,但我敢说我不能看见恶,一见有恶向无辜袭来,手无寸铁的我陡然想起的,只能是手中的那支秃笔。谁都知道,对泼皮无赖而言,犀利的刀锋尚且戳不透其面皮,何况秃笔乎?然而我自幼即不赞同那种主流观点,意下一直心仪比利牛斯半岛上的那个唐吉珂德。

徘徊在散文、论文、杂文之间,那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,她时常让你顾此而失彼,没种好芝麻却又丢了西瓜。偏偏我又是一个不大会计的农人,田间收成与市场风云,往往一个也把握不透,只是由着自家性子,老想既看着芝麻开花,又盼望西瓜溜圆,晚饭时还想来一碗绿豆熬成的稀粥——我的确也没指望它有多稠。

这样的人生也许有些好处。比如学界同行相遇,我可用几篇“国家级”论文来抵挡一番,起码三四十个回合不致败下阵来;比如知心好友相见,我可以稍带羞惭之色地递上一杯刚从心底流出的“清泉”,交谈的那份清纯真是日月可鉴;而碰上偏爱忧国忧民的同道,我可可竖起一面自己的旗帜,这面旗帜上书写的大篆也许你一时看不清楚,反正它既不是魏,又不是蜀,也和孙吴没有什么瓜葛。

人生有得意也必然会有失意。徘徊于三种文体之间,有时也难以界限不明。比如有位远方的朋友接到我的一篇议论文字之后,电话里传来的是他带笑的调侃:到底是大手笔,议论文还能写得如此抒情!当然多亏是电话,红了又白的脸面那头总也看不清楚。另外有些时候,当一篇散文写不大顺手之时,定睛一看,怎么快成了篇论文?只消换个题目,就可投了另一类报刊。还有一些时候,当一篇论文纠缠于天人之际,我总是“提起笨平气难按!”总想中途换马,用杂文笔法说它个子丑寅卯,直到清醒过来,几番删削,才大体上四平八稳,毫无血气地认同于象牙塔里的学术规范,不至于让编辑先生疑心:这人



神经是不是有些毛病？

我曾经心下自许，自己是一手写论文，一手写散文。水平高低是另外的事，能不能写是手上的事。可我没有三只手，杂文是怎么写出来的呢？杂文其实不是用手在写，你可以去问问任何一个杂文大家，他们的回答一定会与我暗合：写杂文用的不是手，而是一腔喷涌的热血。倘若你的血不再喷涌，或者血本身没有达到一定的温度，即便你才高八斗，也与杂文无缘。自家门前的风花雪月已经足可吟咏，还用再去管他人身边的冷暖、头顶的风霜？

饭碗于人本是最要紧的事，可我却时常对有益于饭碗的事端缺乏应有的兴趣。最突出的表现是这样，一篇论文发表了，见后时常心如枯井；而有篇散文露了面，我却有一种逮住谁都想让他瞧一瞧的冲动。当然我已年过不惑，深知必得努力去压抑这不成熟的激情，而又不得不拿着那篇没有心肝的论文去招摇撞骗，企图多混上它两只烧饼；杂文的出笼让我更加矛盾：既怕人看不见又怕人看得见，走在路上鬼鬼祟祟的，好似偷了公家的东西……活在此时此刻，身在此境此地，这番月光下的心灵体验，设若我们信奉基督，心下一定渴盼着上帝的垂怜。

野生动物曾经是人类最大的敌人，也曾是人类最亲密的朋友，但这个种群在日渐稀少已是眼见的事实。尽管立法保护的呼声在日益高涨，但它们的处境却明显地在日渐困窘。作为一只漂泊在纸上的“兽类”，觅食时自不免时常惶然四顾。好在我自忖是一只林语堂先生所自诩的食草类，并已发现了三片优美的水草。我老想着，当这片草地上百草枯黄的时候，另一片草场很可能正是绿草如茵，野花飘香。谁也别想熄灭我心中的渔火，就像不能阻挡我在水草间迁徙的自由一样。就是我一生也走不到那片梦中的草场，我也总是走在寻梦的路上。

1999. 12. 27



那 一 片 山 水

NAN YI PIAN SHAN SHUI



微山湖上风光正好

您看过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吗？您知道我国北方的第一大淡水湖微山湖吗？如果您还不太清楚的话，那就跟着我的笔先去神游一番吧！

微山湖位于山东省的最南部，靠近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。微山湖呈西北东南走向，南北长达 120 公里，总面积有 180 多万亩。它东依津浦铁路，西临苏皖平原，南抵战略要地徐州，北达历史古城济宁，京杭大运河从湖中南北穿过。

微山湖得名于湖中岛上的殷微子墓。在山东，它又称南四湖，因为它位于山东另一大湖东平湖之南，又是由南阳、独山、昭阳、微山四个相连的湖泊组成的。

微山湖的形成要追溯到久远的年代。这里原是一条断裂带，古泗水就从这里由北向南流向淮河。后来由于黄河多次决口改道，夺泗入淮，泗水南流之路受阻，渐渐形成了一片沼泽洼地，众多的小湖群逐渐连成大片，形成如今这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泊。

